

特别有害的是“机械阶段论”

“The Theory of Mechanical Stage” Is Utterly Absurd

郑易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732)

可持续发展从一种概念变为广泛的行动绝非易事。它目前在我国各级决策者头脑中的地位远没有树立起来,情况不容乐观。事实上,种种只关注经济增长不重视环境代价的行为后面,隐含着一种“发展阶段论”。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喜爱的字眼儿,可以方便地告诉人们许多现象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我认为这个字眼儿被用得太过轻易太滥了,它简直成了一个筐,凡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即,事实上需要做,也能做好却又不去做的事)统统往里一装了事,还心安理得。

不错,一国经济有多大力量用于解决环境问题,一个社会有多少力量要求解决环境问题,与它的发展阶段分不开。统计表明,某些环境指标的好转都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人均 GNP 超过 3 000 美元之后。而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处于“高增长高污染”阶段。此外,迄今凡是能够变成有效行动的“绿色”计划,都离不开一大批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诱导与推动。这就是说,只有在某个“可行的区间”,即保护整体环境的努力与一些人之切身利益相重合的地方,才可能成功。这说明单凭自然科学的部分知识和善良的心,超越不了人的利益关系场。

现实中最有害的不是上述“理性超越论”的误区,而是与其对立的另一个极端:“机械阶段论”。这是一种宿命的、惰性十足的思想态度。第一,正如前面所说,它把过多的“不可避免论的宽恕”赋予给了

种种不义行为。事实上,中国许多破坏发展可持续性的经济行为根本不是技术经济落后,而是经济关系没有匡正,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有权的部门为局部经济利益损害公共资源。这都是今天就应当纠正,就应当改革,就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予以考虑的问题。第二,“机械阶段论”缺乏时代感,处于 21 世纪的中国和处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国家的“规律”不可能一样,新时代的技术、观念、国际秩序(包括环境条约)很难允许中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轨迹。第三,“机械阶段论”完全没考虑到西方工业文明本身也在大变化、大反思之中,例如只考虑个人当前福利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正在受到质疑和改变,新的地球伦理观在扩大影响。如果说昨天鼓吹“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的人被讥为傻瓜,那么今天这声音已引起了众多人认真看待,或许明天,没有地球意识的人将被视为无知而遭鄙视。也许只有那时,可持续发展才不仅是一个理想。因为,如果没有崭新的文明、崭新的人,全凭利益的计算,那末人们在共同生存问题上就永远不会停止勾心斗角的“内耗”。“知识就是力量”,或者说“智理就是力量”,首先应该体现在人们对他们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上。(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讨会供稿)(责任编辑 蔡德诚)

(接上页)

(1)把大气簇射阵列技术和“超高能”能区的下阈向下拓宽了一个数量级,并由此开辟了一个特殊的太阳物理观测“窗口”。

(2)通过与卫星观测数据的比较,预示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是寻找和观测 10^{13} 电子伏特 γ 暴(系在宇宙中不定期出现的高强度 γ 射线的暴发)的最有希望的地面站,这为研究银河系起源的 γ 暴提供可能。

(3)对蟹状星云观测显示 10^{13} 电子伏特 γ 射线流限的观测值具有很强的源模型判别能力,对编号为 Mrk421 的一个银河外源的 10^{13} 电子伏特 γ 射线流限的测量,给出了可在地面间接测量星系际红外背景光子密度的前景。

(4)首次给出了宇宙线的太阳阴影图,独家测出了

太阳阴影影心对太阳位置的偏移,证明了这种偏移与行星磁场、结构的直接联系,首次在国际上给出 10^{13} 电子伏特宇宙线中反质子相对含量的上限值。以此为基础,开始了通过观测太阳阴影长期监测太阳活动和行星际磁场月变化(指行星际间的磁场按月的变化)的工作。

(5)给出了原初宇宙线总粒子谱中 $10^{14.5}—10^{16.5}$ 电子伏特宇宙线结构的新结果。

有关专家建议,在非加速器高能物理逐渐成为当今潮流之一的今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当抓住羊八井实验基地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机遇,对超高能宇宙射线粒子源的观测研究继续给予支持。

(责任编辑 刘先曙)